



上图：未知兔成员合影。

20出头的小姑娘，正是甜美可爱的年纪，由乐野做主唱的原创乐队“棒棒糖”应运而生。“当时对音乐的追求非常纯粹，歌也都是写的小女孩的感情之类的，回过头来看，就很20岁。”乐野告诉记者，虽然她算是个摇滚听众，但当时她对乐队却并不了解，包括编曲写歌，是后面自学成才，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天赋，君不见，即便知道很多的乐理知识，仍然写不出一首好歌。

“棒棒糖”在当时的学生群体中受到欢迎，乐野还记得，留校后她在办公室里休息，正在播放“棒棒糖”创作的《我最爱缺陷男》，恰好同事的孩子来玩儿，一听旋律就说“我们在学校都听过这首歌”，这让她有种次元壁被打破的奇妙感。

乐野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得很开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身边的人都不知道，兢兢业业工作的乐野，下了班后还经营着一支乐队。“一方面，担心自己在学校被标签化，毕竟很多人对乐队都存在刻板印象；另一方面，也希望自己的爱好能够保持纯粹。”

不过，因为乐队成员们的人生

轨迹发生了改变，“棒棒糖”最终无奈解散。

毕业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……乐野的生活变得像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一样，她形容自己是一个“打工人”，“我并不是一个叛逆的人，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，就做某一个阶段的事，这很正常。包括做乐队这件事，我的前提条件是，先养活自己，再来养乐队（这个爱好）”。

然而，想做乐队的种子毕竟埋在这位前乐队主唱的心中，到了2019年，这颗种子发芽，遇到了合适的光和土壤，得以成长。“孩子大一些了，不需要我时时刻刻陪伴在身边，再加上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队友，就有了‘未知兔’。”

乐野重组的“未知兔”，队友是自己相识多年的朋友，换句话说，这是一支80后为主的乐队，基本上有家有室、经济状况良好，彼此都愿意付出时间来规律排练，人到“中年”，slogan也变得冷静和理性——“一支情绪过于稳定的上海独立乐队”。

重新回到舞台，乐野觉得既熟悉又陌生，“这么多年，做乐队的好像还是那帮熟面孔，舞台下的观众却很不一样了”。也许是工作原因，乐野习惯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，她向记者分析：“现在年轻人想红的方式太多了。互联网时代，不再需要不同的器乐，不需要组乐队，一个人也能创作音乐；参加节目、拍短视频……现在平台也变得很多很多。可能只有我们这样的‘old school’才会执着于组乐队了吧。”乐野说，她最享受的，就是队友们在排练室围绕一首歌、一段旋律不断碰撞的过程。

面对当下的市场环境，乐野偶尔会觉得水土不服。“过去，我们通过豆瓣发歌，知道我们的听众画像是什么，也知道我们做一场演出大概能获得什么样的效果；现在，一切变得未知，我不知道谁在听未知兔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看我们的演出。”

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哪首歌会火。事实上，一首最不“未知兔”的歌——《世界一切都可以迂回除了我爱你》成为了他们目前最出圈的作品，甚至有乐迷将其列入了婚礼歌单。“它是最不典型的未知兔作品，但没想到发出来后还上了音乐平台的榜单，很多人因为这首歌知道我们。”乐野说，也有经纪人找到他们，但他们婉拒了，不是不想红，但现在更想按自己的节奏来做音乐。

因为情绪过于稳定，这支乐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Rock n' Roll的样子，大家都有工作，兼职经营乐队目前只能说是不温不火。除了创作演出外，未知兔现在还成为了演出主办方，策划了“上海梦游”系列演出，“实属无奈，因为如果不策划演出，合适的演出机会就相当有限”。

吆喝卖票这件事，对乐野来说，太不酷了，但想要保证演出票房，只能转发、群发、刷屏……在乐队的操持下，“上海梦游”如今已经办到了第五期，也积累了一些固定乐迷。

事实上，乐队每个人都在付出和坚持，在忙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努力挤出时间一起创作音乐。对他们来说，乐队是疲惫生活中对超我

人到“中年”，slogan也变得冷静和理性——**“一支情绪过于稳定的上海独立乐队”**。